

合掌集

陈浩展 著

李四题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王天迅作品集

王天迅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飞起来的西瓜》	(1)
《老耿》	(21)
《飘雪聊吧》	(34)
《叠烟纸盒的岁月》	(56)
《歌声优美》	(76)
《二傻子饭店》	(97)

《飞起来的西瓜》

写这篇小说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都是因为胡长才掂着西瓜来看我,才忽然产生了写这篇小说的念头。胡长才是西邵村的村民,额宽头大,见人喜欢咧嘴嘿嘿傻笑。和他的交情是我在西邵村包队时结下的。算来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想不到事隔七、八年之后,他还会想到我,并且真心实意掂着两个大西瓜来表示心意。

我住的地方是已经房改后的机关公房。房子还是老模样,红砖蓝瓦,只是略显破旧了一些。不过被我精心装饰之后,足可以住上十年八年的,绝对没问题。就是院子窄狭了点。一棵石榴树占去了全部院子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厨房和厕所,也分别占着很大的空间;去掉以上,也就是从门楼口到两间正房之间,还有差不多二十个平方。

老胡一进我的家门就不住口地孜孜称赞,说这地方好,红砖蓝瓦,还有石榴树挂着红红的大石榴,您们城里人是真会享受;不像俺那家,一片拉敞有鸡有羊,还有大牲口,加上院子里一个大粪坑,一进去啥味都有啦。我说,你胡长才是不是最近发了财啦,大老远的故意给我来显摆。胡长才也是实在人,见我这样说,赶紧解释说自己不大会说话,哪里说的不是啦请我千万别见怪。我哈哈大笑,说老胡啊,你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因为意想不到的故人来访，我心里说不出来地感觉痛快。叫爱人伊欣去饭店要了四个菜，附带着拐到超市买了一瓶衡水老白干。老胡爱喝，但是酒量不大。当初我在他们村包队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他们村西头的小饭店里。那时他就是在喝酒，一边喝一边唱跑调的坠子书。我和乡里的辛书记一进去，就被他的神态给吸引住了。所以，我在给他满酒的当儿，就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初他和我在村西小饭店里的情景。他立刻说记得记得，就是到了老得糊涂啦也忘不了。我说，那就好，你要是忘了，今天我就再给你讲一遍，省得你说我是个善忘的人。

他说，忘是不敢忘，就是不知道辛书记还记不记得俺这个粗人。

我说，辛书记压根就不是善忘的人，前几天我碰到他，他还提起你呢。

他说，真的假的。

我说，谁要骗人谁是“那个”。

“那个”指的是什么，我和老胡是都明白的。想来大家也不会追根问底。老胡见我说到这个份上，立刻开心的不得了，说有空咱们俩一起去辛书记家里一趟咋样。我说行啊，吃过饭就去怎么样？辛书记离我住的这地方不远，他住在隅首路的县政府家属院里。没想到他却摇了摇头，说今天不能去啦，改天再专门来邀我去。

吃饭间我终于明白了他来看我的目的。酒至半酣，老胡的脸和脖子已经都红了起来，眼里像烧着了火一样。我说，老胡你没事吧？要不咱就不喝了，让你弟妹给咱上饭；本来我是不该说这话的，在我家未免使你觉得我小气。他说，没那事，别的人俺不敢说，您，绝对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人。当初如果不是您，俺胡长才不定会穷到啥程度哩。我这才知道，他其实是来给我道

歉的。

一瓶衡水老白干,我和老胡没觉得怎么地,就把它给消灭掉了。我问老胡,你还喝不喝?能喝就喝,不能喝就算。我知道咱们俩的酒量,虽然是在我家,其实和在你家里也没有什么两样。他说,您这话对头,咱不喝了;您让弟妹给上两馍,就菜就当饭啦。我说,那可不行。在我这里,酒,你可以喝不足;但是饭可不能瞎凑合,你弟妹已经把炆锅面条做好了,你和我一人来一碗,别嫌简陋就行。老胡说您别这么客气,您客气得很,俺感觉不自在。

简简单单地吃了饭。我和老胡就坐在院子里,啦起了七、八年前的事。由于喝了酒,老胡的话头子便多了起来。他拍着自己的脑袋说,那时候他可真是浑啊,楞是不知道耍人好人,竟然听信村支书邵全伦的话,跑到县里来告我。我说老胡,以前的你就别再提啦,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我也差不多都忘完啦。老胡说,您忘得了,俺可忘不了,恐怕这一辈子俺都欠了您的啦。

扯七扯八的与老胡说了许多话。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胡长才提出来要走。我爱人伊欣听到,就从屋里赶了出来,手里掂着胡长才拿的西瓜。说胡大哥,你把这西瓜给嫂子拿回去吧。谁知道我爱人这样一说,老胡立刻急眼了。说是不是嫌他拿的东西薄,如果是他就拿走,如果不是就请我们收下。他这样说,倒弄的我和妻子不得不把他的这两个西瓜收下了。

送走了胡长才,妻子伊欣用白皙的近乎透明的手指点着那两个西瓜说,没想到我老公也能收礼了,第一次收礼就一下子收了俩个大西瓜。

说起来寒碜,我自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差不多也有十多年了。和我一同毕业参加工作的大都成了某局局长、某乡镇书记或者乡镇长,惟有我什么都不是。去年县里搞了个机关丁

作人员轮岗制度,鼓励在机关混的人去搞什么个体私营经济,我糊里糊涂报了名,糊里糊涂的下了“海”。谁知道这“海”可真不是好下的,我刚一到“海”里就立马被“海水”淹了个半死。幸好妻子伊欣预先做了准备,掂着我的脖领子把我提了上来,才不至于葬身于“海水”。

说来奇怪,自从胡长才来过之后,我忽然产生了到农村去包地种西瓜的念头。这念头是吃胡长才掂的西瓜时滋生的。就是胡长才来那天的晚上,我和妻子吃过晚饭相互勾着手指去马路上溜达了一圈,回来妻子伊欣说口有点渴。我说口渴好办啊,把别人给我送的大礼切开,保你立马不渴。伊欣对我妩媚地一笑,抱了一个西瓜就去厨房了;一会儿出来,把已经洗干净的西瓜放到院子里的小石桌上,一刀下去西瓜裂为两半。西瓜一切开,妻子伊欣和我都傻眼了。西瓜的瓜瓤竟然是白的,连瓜子也是白的。我院子里的大电灯泡是一百瓦的,贼亮贼亮的光把两半西瓜照的漂白如雪。我正要骂胡长才给我送来生西瓜,却忽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香味。我闻到了,妻子伊欣也闻到了。她说这是什么味,这么好闻。我们俩个像警犬一样,用鼻子搜索目标。没想到香味居然是西瓜散发出来的。

我们两口子吃着这白色的西瓜,由于西瓜太甜了,太好吃了,所以彼此都沉湎于贪婪之中,顾不得再用嘴巴忙于别的。嘴巴不能说话,我们就用眼睛说话。我破译着妻子伊欣不断扫描过来的眼神,能感觉出她对老胡送来的这个西瓜的极力赞赏。她吃了一块又一块,瓜汁残留到她的嘴角和下巴,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粒白色的瓜子粘在她的鼻子尖上,我望着她笑,她也对着我笑。她笑的样子很好看,眼睛弯弯的眯缝着。但她不知道我为什么笑,直到我们俩风卷残云把西瓜吃完,她去洗手时无意中照了一下镜子,才明白我笑里含有的深情的坏意。

妻子伊欣说,这个西瓜真好吃。

我哈哈笑,说知道人家老胡送咱这两个西瓜的珍贵了吧。其实,你还不知道,最初想出来要培育这种西瓜的是我,可惜我没能坚持下来;没想到过了七八年,这个老实巴交的胡长才竟然按我的思路,把它给培育出来啦。了不起!

呀!一开始真是你想的这点子?你还有这能耐?这几年俺还真是小瞧你了。对我的说法,妻子伊欣是保持怀疑的态度的。我在乡镇工作的那几年,不常回家,在乡里都做些什么,妻子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刚结婚,我偶尔回家一次根本就没时间和机会说我工作上的事情。

一个西瓜被我们俩个消灭了,另一个西瓜的处理妻子伊欣和我出现了分歧。我的意见是掂着这个西瓜到辛书记家去,而妻子却非要留给在市里上学的女儿。女儿一星期回来一次,这一天已经是星期四,明天晚上女儿就要回来了。如果孩子吃到这样的西瓜,一定会把他小小的嘴唇印到她妈妈和我的脸上。反过来说,到辛书记家去掂一个西瓜也不好看啊。想想,我也感觉不如把西瓜留给女儿。妻子伊欣看到我采纳了她的意见,心里也高兴的不得了,收拾石桌上的西瓜皮时,居然少有的哼起了流行歌曲。老实说,妻子伊欣的唱歌水平很有限,但我不想在她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兴奋时刻,扫她的兴头,泼她的凉水。我恬不知耻地轻拍她的马屁,说她歌唱得好,唱得跟电视剧里的一模一样。结果是赚了一夜幸福的温柔。

黎明的时候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就用两手托着脑袋想事情。自己现在呆在家里没有事做,虽然单位里照发我的工资,坐吃山空总是不好。前几天跟着老干所里的老黄出去钓了几回鱼,但觉得那是闲的没局打发时间而已,终究当不得正业。再说,自己还年轻,不能和退了休的老黄比。人老了咋着都好说,

年轻的跟着人家后面扛着个钓鱼杆,即使别人不说啥,自己也感觉不怎么好。倒是胡长才种西瓜有些意思,如果自己放下坐机关的架子,去与胡长才联手种西瓜也不啻为一条赚钱的门路。俗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只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机关干部去农村包地种西瓜,也不是什么多丢人的事。想到这一层,就扒醒睡的正酣的妻子伊欣,说有件事想跟她商量商量。她说什么事?我就把我的想法说了。听说我要去农村包地种西瓜,她的睡意跑没影了,用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你不是说胡话吧?不管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用。她好赖不同意。

说服妻子伊欣很是不容易,要不是女儿回来,伊欣死抱的就是一句话:咱们不去丢那个人。一开始女儿坚决站在她妈妈的立场上,说种西瓜的爸爸,她是决不肯要的。她的爸爸应该是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但是,女儿吃了老胡掂来的西瓜以后,观点就变了。她告诉她的顽固的妈妈:种这样的西瓜是搞科研,不是一般的农民种地,你应该支持爸爸。妻子伊欣对女儿立场的不坚定,感到非常失望,说幸好现在是和平时期,如果换做战争年代,你这个小妮子绝对当不了八路军,就是当了最后也得成为叛徒。

由于我和女儿达成了联盟,按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妻子伊欣被迫在投降书签字。同意了我去城南西邵村包地种西瓜。

老领导辛寒书记知道我去西邵村包地种西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

那天我从西邵村回来,天已经抹黑。夕阳已经坠落西山,晚霞也渐渐变淡。宽阔的环城公路上,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们络绎不绝。这其中就有辛寒书记和他的爱人桑素梅。我在环城路口碰到他们,他们问我骑着摩托做什么去啦。我说我去西邵村

了,准备在那里包一块地种西瓜。听说我种西瓜,辛书记感觉很吃惊,说你小子搞什么搞?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到农村去包地种西瓜,还能种出多少利来。

我说,辛书记你不知道,我原来在胡长才那里搞的“水上一号”香味白瓢白籽西瓜,已经被胡长才嫁接成功了。我想和他结合着搞一个西瓜示范园。一来呢,我本来就是学农业的对我的口;二来呢,也可以借这机会赚几个小钱以补贴家用。

真的假的呀?都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现在还在搞?这个老胡还怪有恒心嘞!辛书记听到胡长才搞成了“水上一号”,他那些秃的脑门便有点往下压,一直压到鼻子与眉毛结合的地方,才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辛书记的爱人在我和辛书记说话的时候,也碰到了她自己的熟人。她的那个熟人是个胖子,白花花的皮肤裸露在外,身上虽然套着名贵的套裙,由于太不合体,所以就发展成了一个没有剥开外衣的大粽子;而那熟人的男人则刚好相反,又瘦又高,棱角分明的脸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在辛书记爱人与她老婆说话的当儿,他就那么站在老婆的身后,不停地用一根手指顶他鼻子上面的眼镜框。

很显然辛书记和那个男人是不认识的。所以就只是专注地与我聊“水上一号”的事情。他问我现在就种植“水上一号”的事情搞的怎么样了。我说,才刚刚和胡长才说好,胡长才没想到过了七、八年,我竟然会回去和他联手,这一星期都高兴的跟个小孩似的。辛书记说,我也加入你们的行列怎么样?我说,你老领导要是加入,那就太棒啦!我正愁八百里水泊梁山壮大不起来呢。他说,我要去就还得是你们的领导;不过一应事项我全听你们的。我说,你只要去就行,有你在,我们就会觉得有主心骨。老领导听我这样说,高兴了,以手拊额,颇有当年毛泽东率领队

伍去井冈山的气魄。

天渐渐黑了，来往的车辆都亮起了灯光。辛书记爱人的那个胖熟人已经和她的瘦老公飘然远去。辛书记爱人凑了过来，站到丈夫的身边，静静地听我和辛书记兴高采烈，旁若无人的讨论西瓜。路上来往的汽车灯光不断地扫描我们，我们在忽明忽暗的夜色里，同时也是在辛书记爱人的催促里，终于恋恋不舍地与西瓜暂时分手。

回到家，妻子伊欣抱怨说饭菜都凉了，说好的早早回来，怎么还是到这个时候。我陪着笑脸说，路上碰到老领导了，说话说的时间长了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胡那个西瓜的甜度，甜住了妻子伊欣的心，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她的心情非常好。只要上班回来，她就翻来覆去地整理家里的一切，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她就阳光四射地坐到院子里梳洗自己那一头美丽的秀发。愉快的气氛像纯净的水一样漫溢着我们家的小院。

吃过晚饭，当我和她说起包地种西瓜需要一些垫底金时，她豪气地大包大揽，说钱的问题不用放在心上，只要我需要她就能拿得出来。我装模作样地惊诧大叫，老婆好阔气哟！听你的口气，比香港的李嘉诚还大款啊！看我装样，她只管咯咯地笑，但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她却给我屁股上来了一脚，还大喊：叫你油嘴，揣你。

晚上睡觉的时候，妻子伊欣神秘的告诉我，她还想要个孩子。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一时没反映过来她说的话，等到回过味来，我才表现出了惊讶。我说，你不想要你的工作了？再说女儿小茜已经上初中了，咱们再要孩子合适吗？她说，这你都不要管，你只要把你的西瓜种好就是啦。

我说，种西瓜和要孩子，这都哪跟哪呀。

妻子伊欣用手往肚子上一比画,我看出了那确是一个西瓜的形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棵倔强的西瓜藤,枝叶在瞬间生长蔓延,绿色的生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抓住妻子的手,我使劲地拍了拍,说不可以。可是,妻子伊欣却表情古怪地笑了,说现在你已经作不得主啦。她的话音一落,墙壁上的挂钟就敲响了21点的钟声。

我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大叫一声“我死啦”,就把自己身体上剩余的力量,全部贡献给了富有弹性的席梦思床垫。

包地种西瓜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容易。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只要与胡长才商量好合作方式,至于包地的事不就是拿钱租么。但是后来的具体的发展,证明了我最初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到西邵村去的那天,天气很热。阳光蒸烤着在室外行走的每一个人,如果你穿着衣服,汗水会在极短极短的时间内把你的衣服湿透。到西邵村口的时候,我就挥汗如雨的感到热的难受了。黑色的纯棉体恤衫像粘网一样,束缚着我心甘情愿的挣扎。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了网上的鱼面临危险的哀号。心底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是鱼。可是,我不是鱼。我要是鱼的话,我就可以在流动的水里摆脱这鬼热的天气了。

西邵村是个很大的村子。记得我在这里包队时的人口是3869人,七、八年过去人口肯定要有所增长;村里的房子一座挨着一座,有平房也有楼房,有崭新的也有破旧的,高高低低的掩映在浓浓的绿色之中。胡长才的家令我意想不到地,由七、八年前的低矮的,破旧的平房,变成了醒目的二层小楼。当原来的村主任、现在的村支书邵浩勇领着我踏进他的家门时,他面对着我张大了嘴巴。我说,怎么啦?不认识了么?他赶紧拉沙发,倒水,并且嘴里连连叨咕:没想到没想到。

坐下来,我把来意跟他一说,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说,您真要来么?我说,好好的,我骗你做什么。

听到我这样说,老胡真的高兴了,就朝着楼上大声地喊:藕妮——藕妮——你下来一下,去把鸡笼子里的那个最大的公鸡杀了去。随着老胡的喊声,一个大姑娘就一边应着一边从楼上跑了下来。那是老胡的最大的女儿,以前我在这里包队时是见过她的,不过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七、八年前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没想到一转眼间,模样已经大变,不再是天天扎着一个马尾巴的小姑娘啦。

藕妮一下楼就认出了我,还喊了我一声叔叔;同时也喊了我旁边的支书一声“浩勇哥”。

支书邵浩勇似乎不够大方。藕妮喊他浩勇哥时,我看到他的脸上居然闪过一抹涨红。可是等藕妮按他父亲的安排出去杀鸡以后,支书邵浩勇却马上恢复了坦然。

嫂子怎么不在家?我问。

在瓜地忙活呢。老胡太兴奋了反过来对我说,喝完这杯水,我领您和勇的到瓜地转悠转悠去。您不知道,那瓜个儿挨个儿的,多喜人不。话说回来,当初您要俺学习西瓜嫁接技术,由于俺自个儿不懂机器乱告油,使得那年西瓜大减产。唉——,以前的事俺一想起来,就得自个儿骂自个儿好几天。不过还算好,您嫂子信您,不管俺咋样,她就犟了筋地按您的指导去做,这不今年终于搞成了您说的“水上一号”。虽然只有66棵,但是毕竟是弄成功啦。

啥“水上一号”,老胡叔?支书邵浩勇不明白胡长才说的话,就插言。

胡长才没给支书邵浩勇做解释,只是说,等一会,勇的,你和水主任到瓜地,俺给您俩切一个西瓜吃,你就明白啦。

我正要张口说话,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扑扑啦啦”的声音。那声音没有持续多久就停止了。我意思到,可能是藕妮把一只鸡的头给剁掉啦。不敢想象,一个大姑娘家竟然恁二百五,居然敢杀鸡。要是我,我想,我掂菜刀的手一定会在鸡的挣扎中哆嗦。

屋外的阳光毒的很,我们三个一走出来,我就感觉到了天上实在是下火。可是就在白火燃烧的老胡的宽阔的院子里,我看到藕妮,这个勇敢的大姑娘正掂着一把滴着血的菜刀,站着。在她站立的前面,那只被她砍掉了脑袋的鸡已经不再挣扎。那是一只长着红羽毛和黑羽毛的土公鸡,用西邵村民的话说,就是雄菜鸡。那鸡,身子扭曲着趴伏在潮湿的泥土地上,而在离它一米的地方就是压水井,压水井不声也不响,似乎是在等待藕妮用它的水来冲洗那只死去的鸡。

那只公鸡的死活好象对胡长才没有多大关系,他领着我和村支书邵浩勇径直往门外走,走的大门口的时候,才回过头告诉藕妮,回来你去西地摘一个冬瓜,用鸡炖上,炖的时候多加一点盐,你水叔盐味大。

到了胡长才的西瓜地,我看到了一地绿油油的西瓜,也看到了胡长才的老婆兰慧。兰慧还是七、八年前的样子,没有多少变化。这个精干的四川媳妇,做起事来又麻利又干脆。一开始她弓着腰在瓜地里聚精会神地忙碌,但当看到我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夸张。

怎么会是你撒?我们老胡对不起你的撒。前两天老胡去你那里以后,太激动了,回来都喝醉了撒!兰慧的话像燃烧的火苗子,和天上的太阳一样炙热,不过太阳的光照是蛰皮肤,兰慧这女人的话却是暖心窝。她兴奋地和老胡领着我和村支书邵浩勇看他们大面积种植的普通西瓜,然后才把我们领到他们瓜地的

中央,指着一小片叶藤呈深绿色,果实外皮光滑如绸缎的西瓜楔子,说,看,这就是您那年提供的“水上一号”撒。

“水上一号”西瓜属于嫁接果。特点是抗病虫害,能重茬种植,只要条件许可一年四季均能开花结果;果实外皮光滑如水,内瓤和瓜籽为白色,甜度大而且纯正,有香味。缺点是嫁接技术难度比较高,一般的老百姓掌握不住嫁接要领,所以不可能大面积推广种植。也难为胡长才俩口子,竟然有耐心搞了七、八年。

晌午头时,老胡的大女儿藕妮从家里赶来与她妈妈换班照看西瓜地,同时也是来喊我们回家去吃饭。这时候兰慧才小心翼翼地拣了一个“水上一号”摘下来,说,回家吃去撒。

回去的路上,我和老胡、村支书邵浩勇说了我在他们村包地种西瓜的打算。我说主要是在秋冬季节,搞一个综合性质的西瓜大棚,种植主打为“水上一号”。在这个时期,西瓜在市场上是短缺物,如果能种植出来,市场前景一定非常看好。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以为村支书邵浩勇一定会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但事实是村支书邵浩勇听后什么都没表示,就连胡长才和兰慧也都表示沉默。

我说,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不欢迎啊?

直到这时,村支书邵浩勇才面露难色,说水主任,不是我们不欢迎,只是现在包地确实有困难。自从去年上级下文减免农业税以来,像我们这离城比较近的村,群众大都不肯往外包地租地了。您如果只是与老胡叔合作搞西瓜种植试验,这倒没什么问题,老胡叔也一定会非常高兴;村里也会积极向乡里反映,给予政策和其它一些方面的优惠条件。

听到村支书邵浩勇这样说,我的心便觉得有些冷。胡长才两口子也都不说话,大家沉默着一直快到老胡家门口的时候,胡长才忽然抬起头来说,和俺隔一个地身的老五婶也许会愿意往

外包地。她老伴前年有病死了，去年她的儿子又出了车祸，春头上媳妇又领着孩子走了，家里那么多地，她一个人咋着都不可能忙过来。等晚上，俺和勇的上她家去一趟，听听她的话音去。

老胡嘴里的“勇的”就是村支书邵浩勇，我私下里认为，这可能是这里长辈称呼晚辈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在这里包队时，就常常听到长辈的人喊晚辈的名字时，往往会在名字的后面加一个“的”字。比如二妮的，三国的，四玲的等等。

因为天实在太热了，我们几个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得透透的。所以一进家门，老胡就说，兰慧那，快去把西瓜洗洗切喽。这狗日的热天，真他娘的难受。一边说一边走到院子里的压水井旁，匆匆忙忙压了一盆水，然后利索地端到我跟前，说水主任，您先洗洗，看狗日的天把人热的都像水里捞啦。

刚从压水井里压出来的水很凉，洗一洗感觉爽极了。村支书邵浩勇与老胡两口子轮换着压水，交替着洗手洗脸。老胡一边洗一边不住嘴地喊痛快。等到兰慧把摘回来的“水上一号”切开，村支书邵浩勇最先闻到了西瓜那特有的香味，用他的话说，这香味既有瓜香的浓郁，还有薄荷的清凉。他还说，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西瓜。西瓜虽好，可惜只有一个。村支书邵浩勇没吃够，我也没吃够，就连胡长才两口子也都说，自个儿种出来的西瓜自个儿还都是第一回吃呢。

晌午的饭菜挺好，鸡肉炖冬瓜。由于我坚持不喝酒，这一顿饭也就自然结束的快。一个人一个碗，外加两个馍，倒也吃的有滋有味。如果我吃过午饭就告辞，那么我那一天的心情便不会变得糟糕。即使包地遇到一些困难，我也尽可以泰然处之。但是那天吃过午饭我却没有立即就走。再嘱咐了老胡和村支书邵浩勇尽快找找老五婶以后，我对老胡说，我还想到你的西瓜地去看一看。老胡当即就答应了，说我和你一块去。正好叫藕妮回

家来吃饭。而支书邵浩勇则说他还有一些别的事就不再陪我啦。

我和胡长才走在路上,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又说起七、八年前的事,当说到以前的村支书邵全伦的时候,无巧不巧地就碰上了这个人。难怪别人老说,说曹操曹操到。既然碰上了,少不得便与他寒暄了几句。当时他正赶着一群羊上地里去,腰伛偻着,手里掂着一个二尺多长的小木棍,肩膀上挎着个粪箕子。我喊他。他回头一看是我,开始惊讶,接着就赶紧用手往怀里摸,摸了许久才摸出一颗扁扁的带过滤嘴的香烟来。我说,我不抽烟,你老邵难道不知道么?老邵毕竟是干过村支书的人,虽然自己做出了疏忽的事,却也并没有显出尴尬。

“恁些年了,难得又碰到乡里的老领导,您再不吸烟,俺也总得表示表示吧。”他说。

我笑了。说你这个老邵怎么赶起羊来啦?老邵正想说话,偏巧一只羊想往路旁的庄稼地里钻,被他一棍子给括了回来,等那只想走邪道的羊归了正道,他才扭过头来说,年纪大了,别的活干不了,撵几个羊也算不闲着吧。我仔细瞅了瞅这曾经在村里风云过的人物,发现他确实老了。头发和胡须几乎全白完了,脸上皱纹也皱吧的厉害。我不由的想,这就是当年的那个村支书邵全伦么?

一路上我和老村支书邵全伦说了好多的话,但是有一样奇怪,自我和老支书搭上话,胡长才便只在我身旁走着,一直到村南的古长河桥头与邵全伦分手,他一声都没哼。老支书赶着羊群上另一方向去了;我和老胡才又说起七、八年前的事。

七、八年前的西邵村像一片零散的羊群。房屋这里一出,那里一座,一如那些乱跑乱跳没有组织原则的羊,这里一只那里一只,或昂首或低头,或咩叫或沉默,乱七八糟地拥挤在古长河的